

新中国成立60周年
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

短篇小说卷



3

中国作家协会 编

作家出版社

目 录

乡长.....	1
布鲁伯牛掉下了眼泪.....	18
高山深涧上的客栈.....	29
无声的爱.....	41
春闲.....	48
嫂子.....	59
娘伴.....	75
没有故事的奶子河.....	84
犄角.....	90
压在心底的话.....	110
桑如布一家.....	122
老“牛倌”新传.....	131
药引子.....	145
在那遥远的地方.....	153
熊皮.....	161
美如鲜花的事业.....	177
茉莉古丽.....	195
蜘蛛的故事.....	200
崖顶之夜.....	226
伙子书记.....	232
冰山之心.....	249
蘑菇.....	259
天边，那蔚蓝色的高地.....	272
金凤花.....	289
相见在山中.....	299
行情.....	304
夜空，也有两只眼睛.....	317
丹顶鹤的故事.....	328

额尔齐斯河小调	339
小镇无街灯	347
水磨沟里最后一盘水磨	359
艾布的房子	373
河里漂来的筒裙	380
在我早餐饕里有你名字	384
啊，在那遥远的山泉小学	398
香岛	406
圻字的边缘	418
木垛上的童话	427
醉鼓	435

乡长

满族 林和平/著

我俩初识那日，乡里请我们吃火锅，“陆海空”火锅。

当然是冬天。这里冬天流行火锅，人人喜欢吃。但那是一般水平的火锅：猪肉、血肠、酸菜、粉丝。而对于享受“陆海空”火锅，并非人人都有口福。所谓“陆海空”，是指狍子、野鸡、红蛤蟆。此三种珍奇野味，肉嫩而鲜，又不腻，汤味尤佳，据说是满族宫廷菜肴。田书记说：“咱们乡条件差，招待不周，多包涵！”个个吃出了汗，面额油光。外面风刮着电线尖啸地叫，烟雪茫茫。他不喝酒，喜欢喝汤，喝出咕噜咕噜的喉咙声。喝着的时候，问我：“你是满族？”我说是。他指着锅说：“这是咱们满族的吃法！”我听他说“咱们”，心里就明白了。说：“其实我不是纯满族。我父亲是汉族。”他说：“咱俩一样，后改的。”说着笑笑。我也笑笑。互相就都明白了对方笑的含义（改成少数民族，多少能占点便宜）。田书记和几个副书记、副乡长，都很能喝酒，因为他不喝，我也不大能喝，也就没能热闹起来。他很抱歉，说：“以后得练练！”决心很大的样子。

吃完饭，回到宿舍里，他剔着牙，说：“这一顿饭，够老百姓过半年的！”我说：“差不多！”他说：“唉，现在的一些事呀！……”

我和他住一铺炕。一铺炕上，只住我们俩人。屋子不太大，同乡机关食堂一趟房，把头。屋里的墙上，竟奇迹般残留着一张李铁梅高举红灯的画，很旧了，腰以下部位残缺。铁梅姑娘的眼睛上，被人用钢笔绘了副眼镜，并题书两字：文凭。他见到，乐了，说：“操！”不知是赞许，还是贬斥，问我：“你有文凭吗？”我说：“没有。在省文学院进修了两年，给了张文凭，可国家不承认。”他说：“扯鸡巴淡。我倒有，刊授党校，大专文凭。可学什么了？考试都是抄的！”睡下的时候，他问我，“你说喝酒这事，是天生的，还是后练的？”我说：“后练的吧。”他说：“不，天生的。我他妈怎么练也不行！干我们这行，不会喝酒，差老劲儿了！不像你，圈在屋里写自个儿的，省心，

可我们，唉！……”窗上月光朦胧。他躺在被窝里抽烟，烟头忽明忽暗……

他从外乡调来，任乡长。我是体验生活来这里挂职，任副乡长。他姓梁，名梁义，都叫他梁乡长。他是文化大革命时的高中毕业生。他对我说，如果不发生那场“革命”，他就考大学了。他说那时他学业优良。他喜欢古诗词，常常吟诵几句：“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或：“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日吟毕，问我：“你看我多大年龄？”我说：“别看你头上拔顶了，可你不超过四十五岁。”他笑笑：“四十四喽！一事无成呀！”我说：“四十四岁的人多了，有多少能赶上你？”他说：“那就看怎么比了。”

因为我们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每天只是看看报，听听会，陪陪各路客人。乡里客人每天甚多，尤其冬季。都来检查、指导，关怀乡里的工作。省、市、县各级，工业、司法、农林、商税、文教、卫生、组织、人事、宣传等等各口。乡里或在机关食堂，或在附近饭店，每天中午、晚间都要摆席，少则三四桌，多则五六桌。每桌都要有乡一级领导作陪，以示对上级客人的尊重。田书记说：“你们俩这段就多辛苦辛苦！”每天喝得头昏脑涨，梁义更难受。有时一顿酒喝三四个小时，他就那样干陪着，还要不断地点头，不断地笑，不断地找话聊。这时我才体会到，做他这级干部，不会喝酒，果然遭罪。

一日，他对我说：“操蛋了，明天县委组织部的苗部长要来！”我问：“怎么？”他说：“这老家伙绝对能喝酒。他喝酒有个毛病，不光他自己能喝，陪他的人都得喝，不喝他就不高兴。”我说：“那你就躲躲他。”他说：“不行。我俩有点矛盾，要是躲，他对我就更有看法了。”我问：“什么矛盾？”他说：“我在帽山乡当乡长时，和我们乡里的赵书记不和。那老东西私心大，还黑，我看不惯他。可他和苗部长是酒友，俩人关系不一般，他就上苗部长那说我搞宗派，说领导班子内部不和，得调调。就这样，县委组织部下文，把我调到这来了。开始我不同意，我找县委何书记谈了，结果叫苗部长知道了。对我很不满意。

这老家伙在县里当了十几年的组织部长了，势力很大，书记、县长都得让他三分。”我说：“那你真不能得罪他了。”

翌日，苗部长果然坐着“伏尔加”来了，随从两名干事。下车便指导田书记：“不许搞特殊啊。中午就搞一饭一菜。豆面甜饼子，火锅！”

午饭安排在乡机关食堂的小黑屋。就餐人员，独我穿件羽绒袄；一水的前进帽，雪花呢大衣。苗部长摘了帽子，习惯性地撸了撸短茬华发，瞅着饭桌：“不错不错！不过还是有点特殊。我说要火锅，可是这……小田你注意啊，下不为例！”田书记忙不迭地点头：“好好！”落座。火锅炖得咕嘟响，冒缕缕热气。苗部长扫众人一眼，呵呵笑：“今儿个晌午这酒，怎么个喝法儿呀？”田书记说：“部长怎么喝，我们就怎么喝！”苗部长“嚓嚓”撸撸头发：“那好，咱们先干三盅！”皆饮三盅。唯梁义举杯未饮，面露难色。苗部长指着他：“小梁，你怎么回事？”梁义说：“部长，你知道，我不行，真的不行！”苗部长说：“男子汉大丈夫，再不行，还在乎这三盅酒？就是敌敌畏，又能怎么样？你给我喝了，我看到底怎么不行？！”梁义努力地笑着，说：“部长，我就喝一盅吧！”苗部长说：“小梁，我知道，你对我这老家伙有意见啊！”梁义说：“部长，你这话可让我受不了，我对你从来没有半点意见啊！”苗部长说：“没意见好，那你把这三盅酒喝了！”梁义不再吱声，瞅手中的酒，目光渐渐变得坚毅，忽然豪放地仰头，将酒饮下。苗部长拍桌叫好：“好！倒！”连饮三盅。梁义立刻火红脸涨，脖子上青筋暴突，似根根蚯蚓。渐渐眼球亦红，若注满了猪血般地吓人。后来竟连手指也红得像烧透的铁棍。身体微晃，却还笑着，嘿嘿嘿让人心里发毛。苗部长说：“看来你小子真不能喝酒！”众皆点头：“嗯，真不能喝！”忽然梁义呼吸急促，脸由红变紫，嘴唇尤甚。我为他号脉，心跳过速。我说：“他不行了，你们喝，我送他回宿舍吧。”搀扶起他，将他架出了食堂。苗部长送出门口，连连说：“这事整的！这事整的！”

回到宿舍，我服侍梁义躺下。他双目紧闭、嘴大张，喘着，发出痛苦的呻吟。我说：“你觉得难受，你就吐吧！”他晃着头，表示吐不

出。我说：“你用手指抠嗓眼儿，一抠准吐。”他就抠，果然吐了。伏在炕沿上，身体一搐一搐，吐得艰难。吐过，我让他漱了口，又倒杯茶水给他醒酒，渐渐地才平静下来。我除净了呕吐物。他拉着我的手，苦笑，说：“谢谢你了！”我说：“这话说哪去了！”苗部长来看过两次。后一次拉起他的手，拍着，说：“小梁，今儿个我是感动了，你这个人太实在了，以后咱俩没说的。”他说：“我这个人白费，就不能喝酒，天生的！”苗部长又拍拍他的手，点头表示很理解，再没说话，走了。

晚上，我让食堂大师傅为他做碗面条。他只吃了一半，一脸倦容，说：“妈的，比得场病都难受！”我说：“你是酒精中毒。你这么干，容易出危险！”他说：“那你说怎么办？苗部长那老家伙，得罪不起。我这个人，上面一点根没有，任凭自个儿干。这里的局面，不知什么时候能打开呢。”我说：“上面没有根，是不好干。不过你要真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上面也不敢小瞧你。”他说：“不容易。蜀道难于上青天呀！……”我说：“是，是不容易。”

一天头午，我俩在秘书那屋看报纸，进来一耄耋老人，衣帽褴褛，不时抬手抹着清鼻涕。问秘书罗玉良：“罗秘书，听说咱们乡新来个梁乡长，你帮我找找行不行？”罗秘书极不耐烦地挥手：“梁乡长不在，你回去吧！”梁义放下报，静观。老头儿问：“梁乡长上哪去了？”罗秘书说：“他进城开会了，得半个月才能回来。”老头儿很失望，目光迟钝地打量着屋子里的人，抹了下清鼻涕，欲走。梁义站起，拦住了他：“大爷，你找我有什么事？”屋里人都怔了下，罗秘书尤甚。老头儿将信将疑：“你是梁乡长？……”梁义说：“大爷你不信，你问问罗秘书。”罗秘书顿时窘住，脸一阵红白，说：“啊、啊，他是梁乡长！……”老头儿问：“你刚才不是说，梁乡长县里头开会去了吗？”罗秘书语塞，忽而恼羞成怒，“啪”地合上正在整理的会议记录簿：“我不知道！”起身离桌，欲走。梁义怒喝：“你给我站住！”满屋皆惊。罗秘书讪讪站立，说：“梁乡长，我不是冲你……”梁义面赤，指着罗秘书：“你冲这老头儿就更不对！你知不知道，像这样的老头儿，上乡政府找咱们办事，他在外面合计了几合计，腿哆嗦了几哆嗦，下了多少次决心才

推开这扇门的？”梁义把手中的报纸摔在桌子上，“你就这样对待他，抛开党员干部的责任感不讲，就用人人都是肉长的这个起码的做人标准来衡量，应该吗？古人尚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何况我们作为政府干部！”梁义声色俱厉。罗秘书的脸由红变白、变青，无地自容。说：“全是我不对，你看着处罚吧！”愤愤离去。梁义说：“不像话！”转身安抚老头儿，“大爷，你有什么事？”老头儿早已涕泪不止，抓住梁义的手，用力摇：“梁乡长，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清官大老爷呀！……”

我觉得梁义不失鲁莽，初来乍到，对部下如此动容，易惹非议。他却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我家世代是农民，我爷爷、我父亲，就是今天那老头儿那形象……从感情上讲，我不能容忍一些人像对待狗一样对待他们，这是一；其二，我这是杀一儆百。对罗秘书这样的干部，你不给他点下马威，时间长了，他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噫，我最了解他们这些人了，不出今天晚上，他肯定来找我承认错误。”

竟被他言中。晚上我们陪县财政局的人吃完饭，刚进宿舍，罗秘书随后到来。站在门口说：“我来好几趟了，门都锁的。”脸冻得青紫，双手举在嘴前啾啾哈哈取暖。梁义如待老友般怡然而热情：“坐坐，坐吧罗秘书！来，抽支烟！”罗秘书受宠若惊，坐下，吸烟，目光诚惶。我为他倒杯水，他慌忙起立，双手接纳：“我不渴，晚上喝的稀饭！”梁义说：“你坐！”闲聊几句，罗秘书把话拉到正题：“梁乡长，今天头晌那事，我态度实在不对。我这个人素质低，请你原谅！”梁义说：“咱们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而不是那种随意呵斥百姓的封建官僚，以后在这方面注点意就行了，没什么。”罗秘书点头：“是，以后注意。梁乡长，今头晌那事，虽然我态度不对，其实……其实我是为你着想。你不知道哇，那老头儿是告状专业户，隔三差五地就上乡里找领导告状，叫他缠上就够呛。”梁义说：“不就是为他儿子那件事吗？”罗秘书说：“那是！他儿子公亡那件事，乡里都处理了，给了抚恤金，还给他孙子安排了工作。可那老头儿还不满足，又提出让乡里给他盖三间房子。乡里不同意，他就告乔副乡长的状，因为乔副乡长管乡镇工业，老头儿儿子公亡的事，都是他一手处

理的。”梁义问：“那老头儿告乔副乡长什么问题？”罗秘书说：“告乔副乡长贪污受贿，还有什么敲诈勒索，这都是没影儿的事！所以我怕那老头儿缠上你，怪麻烦的，就往外推，说你不在家。”梁义说：“噢……可那你也不该唬他。他没完没了地告状，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到家。做秘书工作，接待群众来访，应该和颜悦色，你代表的是一级政府，而不是你个人。”罗秘书点头：“是，我以后改正！”梁义说：“我今天态度也不够冷静。不过咱们年龄差不多，以后我有不对的地方，你尽管直说，别客气。”罗秘书又点头：“嗯。”梁义说：“哎，听说你儿子要往县广播局办，怎么样了？”罗秘书说：“卡在曹局长那，据说他不太同意。”梁义说：“操，这个鸡巴屁，挺不好办事。这样吧，我给你写个信，你拿着信去找他。他和我是同学，前年他家盖房子，我又帮了不少忙，我出面求他，他不好意思不办。”罗秘书一下站起来，很激动：“梁乡长，这可叫我怎么感谢你呀！……”梁义说：“谢什么！谁不用着谁呀，以后我求着你的时候，你别不帮忙就行！”罗秘书说：“那我就不是人！梁乡长你放心，以后有用着我的地方，我姓罗的要说不二话，我全家不得好死！”梁义说：“我了解你，你这个人挺实在！”说着掏出笔，刷刷书写。写完交罗秘书，“你看这么写行不行？”罗秘书边看边点头：“行行，太好了！”将信揣到兜里，“真没想到，梁乡长你这个人心眼真好使！不耽误你们休息了，我回去了！”诺诺携信离去。梁义一直送到院子里。回来的时候，我瞅他乐。他问：“你乐什么？”我说：“你说我乐什么？”他说：“唉，就是那么回事吧！”

这两件事过后，梁义的威信大增。乡野上下，流传着这样的评语：梁乡长这人，相当好，实在。信息反馈回来，我对他说：“形势不错！”他说：“你不了解情况，形势相当不妙！”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事情明摆着，我对告状那老头儿这么关心，乔乡长他能满意吗？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乔乡长在这地方当了五年副乡长了。”我问：“老头儿告他的那些问题，属不属实？”他说：“怎么说呢？按群众反映，他问题很大，并且根据他工资收入算，他家无论如何盖不起二层楼，家里边家用电器也是一应俱全啊！问题肯定是有，但没有证

据，上面也不追究，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既然他问题这么严重，查一查，能不能把他查倒？”他摇摇头：“白费。其一，他和组织部苗部长关系不一般，而且谁也搞不清这种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其二，如果查，势必牵涉到去年大东矿白白损失六十万的那件事情。那是经过他们乡领导集体研究决定的事，盲目地上马铅矿，投资六十万打竖井，结果和国矿发生了冲突，竞争不过人家，只好下马。六十万，就这么白白损失了，妈的，一个个脸都不红一下！那老头儿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工程中丧命的。你一查，虽然主管工程的是乔乡长，可田书记他们一大帮，都得跟着受牵连，我还想不想在这地方干了？”我说：“你要是把这件事情掀盖了，你可就名声大振了！”他说：“得了，没等我掀人家，人家就把我掀倒了。这件事本身与我无关，就算把他们掀倒了，可别人提起来，都会说我这人心眼不正，都戒备我了，我就成了孤家寡人了，以后怎么干？这两天乔乡长看我眼神就不对，昨天县乡镇企业局的来人，我叫他去陪客人，他说，你是行政一把，有你陪他们就行了，我们去不去都行啊！没去。据反映，乔乡长这个人问题自然很多，可这个乡的几个企业离了他玩不转，他外面门路广，认识的人多。唉，如今的一些事，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呀，没办法……”

那晚，我们谈到下半夜。远处隐隐传来鸡叫声，我们才睡。早上起来头很沉。

靠近腊月门的一天，乔乡长家杀猪，请我们去吃肉。梁义在县里有个会议，他派别人去了。他对乔乡长说，他杀猪有一套，尤其血肠灌得好，“我明天帮你去忙活！”乔乡长很高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梁义拽我跟他一道去：“作家什么都应该体验，走，看我杀猪去！”我便随他一道去了。乔乡长家住乡镇边角，与乡养鱼场为邻，二层小楼，围墙高砌，依山傍水，环境甚是幽静。楼的外表，镶装花花绿绿的瓷砖，色彩极艳。楼内的设计，可以看出初衷愿望颇高，规划出浴间、会客厅、餐厅、卧室；但实际却与原来的愿望相差甚远，浴间变成贮藏室，里面堆放着酸菜缸和土豆，会客厅变成了仓库，杂放着一袋黄豆、一袋大米和两壶豆油，东倒西歪。一块大红的地毯，已被踩

得难辨初时颜色。梁义和我各处参观，不时向我传递一种脸色，笑笑。屋内弥散着泔水、酸菜和被窝散发出的混杂的气味。乔乡长老婆将一头进屋偷食的克郎猪从后门一脚踢出去，回头冲我们笑，有些难为情：“瞅这屋里造的，不像个样！”乔乡长家人在院里抓猪，一片热闹的嘈杂声。梁义扭头朝院里看了眼，低声和我说：“噫，连家都管理不好，还能管好全乡！”

梁义屠猪，果然身手不凡。他口叼尖刀，一条腿跪着压住猪头，然后捋净猪脖子上的脏物，一手扭着猪耳，一手取下口中尖刀，面色平静，挥手利落地一刺，刀便捅进了猪的脖子，血随之哗哗淌出。肥猪嚎叫几声，浑身一阵抽搐，立时毙命。梁义挺身大声喊：“怎么样，我这两下行吧？”表现出一种异样的昂扬情绪。乔乡长连连点头：“行，够麻溜的！”梁义哈哈笑，将尖刀上的鲜血蹭在猪身上。抬头瞅我，目光意味深邃：“作家，有什么感受啊？”我说：“行了吧你啊！”他又哈哈笑。

吃饭的时候，梁义端着个盛汽水的杯子，离开了座位，在地上来回踱，打量着屋子。田书记问：“梁乡长你干什么？”梁义说：“我看看乔乡长这房子。”回身对乔乡长说：“老乔，你真屌是的，这房子给你住可惜了！客厅那屋的粮食，不好拿到别的地方搁着！既然铺地毯了，就得买吸尘器，常打扫，你看你那地毯踩得，跟麻袋片子似的！再说你那厨房地方那么大，何必把酸菜缸和土豆都堆到浴间里了，你简直是胡整我看！”梁义这番话，虽很尖刻，却充满了不隔己的亲昵感，乔乡长听了很感动，说：“赶明儿有工夫，你帮我好好设计设计！”梁义坐回座位，说：“赶明我把家搬来，你上面那层给我住。”乔乡长说：“行，真行！你搬来吧，我不是说着玩！”梁义说：“得了吧，你说行白费！就怕我搬家那天，你们家大嫂拿根擀面杖在门口一站，还不把我腿肚子吓哆嗦了！”言毕，大笑。众受感染，一下跟着笑起来。气氛热烈。梁义却突然敛住笑容，说，“哎，我想起个事。老来告状的那个老齐头，家里的房子的确破得够呛，我看乡里从民政口拿点钱补助他一下，也省得他以后再来找麻烦！你说行不行，田书记？”田

书记说：“行，要不他没完没了的，也真他妈烦人！”乔乡长看看田书记，又看看梁义，说：“要依我的意见，就不搭理他，他爱上哪告上哪告！可二位领导说话了，我没意见，就这么办吧。”梁义说：“我前几天上县里开会，上监察局去了趟，那里有几封咱们乡的上告信。”众一惊，皆住箸瞅他。他却谁也不看，兀自喝着汽水，说，“我和他们监察局的人说了，我们基层干部在下面工作，那么容易么？怎么能不得罪人？你们要是听风就是雨，那我们就没法干了！监察局宋局长说我说得对。他们处理也挺慎重，把信都交给我了，我带回来了。这事就算这么了了。唉，咱们这一级干部呀，不好干！……”众点头：“嗯，是不好干！”乔乡长讪笑笑，说：“你们一二把手要是不给我们做主，我们就更没法干了！也是俺们这些做副手的有福呀，摊上了田书记和梁乡长这样的好领导，俺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梁义瞅他笑笑，环视众人一眼，说：“咱们班子成员只要团结一心，就什么都不怕！来，为了咱们的精诚合作，我以汽水代酒，干一杯！”众起立：“来，干！”碰杯，一饮而尽。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俩往回走。沿着雪地上那条黝黑弯曲的小径，走下山坡。身后狗吠狺狺。脚下踩出单调的雪声。远处有颗很亮的星，骑在山尖上，差一点就碰到了山头，随着我们的行走，忽高忽低。一路上梁义缄默不语。我问：“今天不挺高兴的吗？这阵怎么了？”他仰脸长长叹口气，只骂了句“妈的！……”就又不吭声了。回到宿舍，他脚也没洗，说：“太累了！”就上炕蒙头躺下了。可是我闭灯许久以后，发现他并没有睡，两只凝神望着天棚的眼睛，又黑又亮。

我和梁义，每周六下午，无特殊情况均回家。乡里用吉普车将我俩送至草河口，然后在那里乘火车。他在帽山乡下车，我到县城下车。在家过完星期天，星期一乘早车返到草河口，乡里的吉普车等在那里，将我们接回。可是腊月初的那个周六，我俩未能回家。

汪家村出事了。一汪姓社员拒交国家征购的大豆，并将前去催粮的村长打伤。电话打到乡里时，其他干部都不在，只有梁义和我。情

况紧迫，梁义立刻让乡派出所出四名民警，随我们驱车前往，到汪家村处理纠纷。

那日是腊月初八，天格外冷。人人嘴前喷着白气。我们上了车。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拐出了乡镇，沿着长长的峡谷，向山里疾驶。山野银装素裹，天地渺邈。梁义透过车窗玻璃，向外观望，说：“我愿意过冬天。”我说：“你是觉得冬天素洁吧？”他笑笑，却又沉下脸色，说：“我没你那么高雅！因为我是农民，而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冬天才能歇歇……没有谁比他们更辛苦了，可他们生活得并不好……”他仍然向外望着。车过处，荡起如烟的雪尘……

车到汪家村时，已是午后三时许。村长汪富贵头缠绷带，等在村委会办公室。见我们到来，情绪激动：“走，我领你们收拾他们！”梁义说：“你先把事情的经过讲讲！”汪村长说：“经过很简单！春天乡里和社员定的合同，一口人向国家交一百五十斤黄豆，他汪老三家六口人，该交九百斤黄豆。可他们就是不交，我去和他们要，他们还和我耍横的，爷儿几个一块上，你看把我这头打的。妈的，反了！”

汪村长领着我们，径直来到汪老三家。村人闻讯，都来围观，稠密地挤满了一院子，若看大戏一般。汪老三爷儿几个，早已吓得面色如土，不敢言语。汪村长不知从哪找来一把斧头，指着汪老三家耳房，对梁义说：“豆子就在那屋锁着，我去把门砸开！”复又指着汪家父子，“你们怎么不蛮横了？你们的威风哪去了，啊？妈了个×的敢打村干部，反了你们了哪！”挥斧直取耳房。满院子人，肃穆观之。忽然梁义大喝：“你等等！”汪村长怔住。众人诧异。所有目光全部投在他身上。梁义面色铁青，站在那里。一阵风起，刮得雪末子打在院里的秫秸堆上，沙啦啦响。他大衣的下摆掀了几掀。汪老三父子更加惶恐，目光惊悚地观察着梁义身后的四名警察。汪村长顿足叫道：“梁乡长还等什么，砸吧！”梁义严厉地挥下手：“我不是来给你出气的，我是来解决问题的！”转过身，对汪老三，“大叔，你自己去把耳房门打开。”汪老三诺诺，跑过去开了耳房门上的锁。梁义大步走进耳房。围观的人随之移向耳房门口。耳房里果然放着几袋黄豆。袋子的口没扎，黄

豆金灿灿盛着，煞是喜人。梁义伸手抓起一把，在掌中磨搓了几下，手一翻，又将黄豆撒回到袋子里。众人沉默地注视着他的举动。他走出耳房，复站到院子里，举目环视汪家的柴垛、猪圈、包米楼子和四间屋顶黝黑的草房，最后目光落在浑身抖索的汪家父子身上，闪出温良，问：“大叔，你为什么交黄豆？”汪老三嗫嚅。汪村长在一旁吵叫：“他是想私卖！”梁义回头斥责：“你懂点规矩，我没和你说话！”汪村长极窘，面色难堪。梁义转回，继续问汪老三道：“大叔，黄豆私卖多少钱一斤？”汪老三答：“八角八一斤。”梁义又问：“卖征购呢？”汪老三答：“四角一一斤。”梁义点点头，转向围观众人，说：“这价格咱们心里都清楚。换了我，我也不愿征购！”众愕然，目光惊疑。梁义说，“我不是说假话。一斤少卖四角多钱，一千斤就少卖四百多块钱。在咱们农村，靠种地过日子的农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一年能赚几个四百块呀！更何况，如今农用物资价格涨得厉害，种子、化肥、农药，都得花高价去买，种一斤黄豆卖四角一分钱，连本钱都赚不回来，可我们许多农民群众宁肯自己吃亏，也要把粮食交售给国家。在这里，我代表政府向积极交售征购粮的群众，表示感谢！”深深鞠一躬。众人默默。汪老三父子垂目。梁义转向汪村长：“不是我批评你，收征购，不是群众求我们，而是我们有求于群众。这种情况，如果你吹胡子瞪眼耍威风，群众当然不买你的账；如果把话说清楚，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群众会通情达理的。”停住，转脸问汪老三，“大叔，你说我的话对不对？”汪老三早已老泪盈眶，连连点头：“哎哎，话要是这么说，俺们能不交吗！”瞥了汪村长一眼。梁义拉起汪老三的手，握着摇了下，松开，转向众人：“你们的困难，乡政府不是不知道，农用物资价格过高，化肥短缺，我们已经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了。另外，我们乡里也研究了一些具体措施，如果乡里企业盈利了，我们准备拿出一笔钱，补贴征购，绝不能让群众吃亏！我也是农民，种了十几年的地，我是有感受的，农民一年到头土里扒食，容易吗？一颗粮食，就是一滴汗珠子，古诗不是讲了吗，粒粒皆辛苦呀！”言毕，对四个民警挥手道，“你们回去吧，这里没有

你们的事了！”又对众人道：“大伙也都回去吧，我看这件事情就这样了，老汪叔态度不错，汪村长吃点亏就吃点吧，谁叫他是村干部，我们乡领导心里有数。大伙说好不好？”众点头：“行啊，这样行！”慢慢散去。汪老三上前抓着梁义的胳膊，哽咽了：“梁乡长，都说你是个好人的，真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扭头喊他三个儿子，“快，把豆子扛到村里去，快点！”三个儿子去耳房搬豆子。

梁义握着汪老三的手，拍拍他的手背，说：“谢谢你了，大叔！”眼眶中泪花晶亮。

离开汪家村的时候，梁义对汪村长说：“汪村长，今天我不够冷静，有些话太过分，你多原谅吧！”汪村长说：“梁乡长，我没说的。我服了！今几个这事，你处理得太圆满了，换了咱们乡别的干部来，全他妈白扁费！”

车返乡镇的路上，长烟落日。渐逝的村庄灰蒙蒙。梁义始终阴沉着脸，凝视前方，大口吸烟。我瞥了司机一眼，贴他耳边说：“事情处理得挺妙，你怎么不高兴？”他狠狠撇灭烟头，收回目光说：“我在想，乡里的企业每年赚几十万，真应该拿出点钱补贴征购，可是……你知道，咱们乡每年招待费，就花掉十多万！……农民要是知道了这些情况，他们会怎么想啊！……”车颠得厉害，我们的身体晃来晃去。我说：“我看出来了，你对农民，确实有感情！”不料他却恼了：“有感情？妈的没有感情还能怎么样！以后你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插了他一拳：“你别火，其实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他眼睛盯着前方，不吭声。一路上我们再没说话。

与梁义相交渐深，我发现他记忆奇异，对那些干巴巴、毫无形象的阿拉伯数字，仿佛有着特殊的感情，只要他接触到了，无论是工农业产值，或植树造林成果，或农田基本建设效率，也无论是几位数，怎样的百分比，不用写，也不记，却能倒背如流，准确无误。一次我俩在计划生育那屋听汇报，我没见他记录，事过三天，由他向县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导汇报工作，他张口道出一串数字：“全乡育龄妇女两千一百一十二个，采取避孕措施的一千八百零三人，占总数百分之八

十五点四，做绝育的五百四十四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六……”我不胜惊讶。过后问他：“你怎么记得那么准？”他笑笑，不以为然。说：“我有个同学，就是现在市里的郭副部长，原来在乡里当干部时，记数字绝对厉害，一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一串串的，谁见了谁服，到底上去了。”我释然。说：“噢，我明白了。”

县里新调来个县长，曲县长。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到各乡镇熟悉情况，第一站便到了我们乡里。田书记很重视这件事，先曲县长到来之前，分配了汇报任务。因为梁义没调来的时候，田书记一直做乡长工作，所以由他作主要发言，然后由乔乡长介绍乡镇企业情况，马乡长介绍农业情况，赵乡长介绍文教卫生、计划生育情况。最后田书记瞅瞅梁义和我，说：“你们俩也别闲着，就谈谈对我们乡里工作的印象，评价评价，实事求是，该批评的就批评，别顾忌面子，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梁义说：“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翌日上午九时，曲县长坐着“蓝箭”到来。带着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和农业局局长。新上任的县长很讲效率，下车就说：“咱们也别客套了，赶紧找个地方唠吧！”众人便簇拥着他进了会议室。开始汇报。田书记先讲，而后乔乡长，而后马乡长，马乡长没讲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下午继续。坐得我腰酸背痛。赵乡长最后讲的。赵乡长讲完，田书记瞅瞅我和梁义：“你们俩说两句啊？”我明白这是客套，便摇头：“不讲不讲，情况不熟。”我瞅梁义。梁义却将在沙发里的身体挺起来，冲曲县长笑笑，说：“我少讲两句吧。”大伙便将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将茶几上的茶碗向前推了推，说，“我初来乍到，情况不太熟，我只想把这里的工作，和我原在的帽山乡工作做个比较，从中让曲县长掌握更多些情况。我原在的帽山乡，是全市十八个先进乡镇其中的一个，而这十八个先进乡镇中，我们县就占了四个。可以说这确实是殊荣！可帽山的工作到底怎样呢？有这样一些数字可以比较：帽山乡有耕地三万四千八百亩，1987年上缴国家粮食十八万九千六百斤；而我们乡，有耕地三万三千亩，比帽山乡少一千八百亩，而1987年上缴国家粮食却是十九万三千斤，比帽山乡多三千多斤。在

乡镇企业建设方面，帽山乡差得就更远了，1987年帽山乡工业总产值一百八十九万元，上缴利税五十四万元；而我们乡，1987年工业总产值六十八万三千元，上缴利税三十七万七千元，帽山乡只比我们乡多百分之十四左右。至于在民政福利、教育上的投资，帽山乡接近五年算，只拿出了十一万五千元，而我们乡，五年拿出三十六万元，比帽山乡高出百分之二百多！我在帽山乡当了四年乡长，所有工作都与我有直接责任，但我们必须承认，帽山乡和我们这个乡的工作，相差甚远。所以我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帽山乡能被评为市里的先进乡镇，而我们这个乡，却名落红榜呢？我真替我们这个乡感到不公！”梁义讲完，室内好一阵静。曲县长瞅着梁义笑了：“梁乡长对两个乡的情况好熟啊。”忽然问，“你今年多大年龄？”梁义答：“四十四了，毛岁。”曲县长说：“我比你大两岁，可记忆力和你比，差多了。刚才你说的那一大串数字，就是叫我拿本念，也念不了那么流利啊！”梁义说：“纯是小技！”冲众人笑。众人陪他笑笑，目光却躲躲闪闪。曲县长也笑得不太自然。

晚饭前，我蹲在厕所解手，田书记和几个副乡长从外面进来，里面黑，他们没看到我。乔乡长压着嗓音说：“操，就鸡巴显他脑瓜好使！”马乡长说：“还要牛×，说什么，小技，屁！”田书记说：“得了，别瞎议论了，你们有本事，你们也可显一显嘛！……”

晚上，我对梁义说：“你犯了极大的错误！”他问：“什么错误？”我说：“第一，炫耀；第二，傲慢。作为乡干部，汇报工作，不用看本子就能念出那么一大串数字，在许多人眼中，不失为一种才华。现在干工作，会不会汇报，很关键。你今天的目的，就是想显露你的才华，但是有些过分，引起了同僚的嫉妒。而后来曲县长夸了几句，你却随口说道，纯是小技，这话让许多人不舒服，连曲县长都有些不太自然，不知你发现没？”我说完这番话，梁义许久没言语，坐在椅子上吸烟。后来站起，在地上来回踱，脸渐渐涨红，冷丁将烟头掷在地上，火星迸溅，气急败坏地嚷道：“去他妈的，老子不求闻达于诸侯，谁爱说什么说什么，大不了回家种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